

新民晚报 | 国家艺术杂志 / 民间收藏

澹若庄生幸自安

◆ 王金声

日前去上大美术学院参观了“陆康印象——陆康书法篆刻展”，展板中一张老人的相片吸引住了我，也勾起自己四十年前的一段回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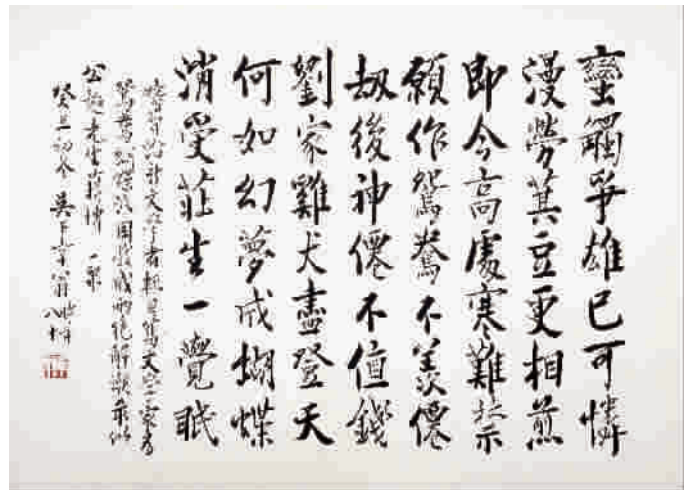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“文革”才结束，文艺的春天还未真正降临山城，我蠢蠢欲动经常去外婆家借阅残存的所谓“封、资、修”小说，每次外公常常先要审视一番，生怕“毒草”对我产生不良影响，一次主动拿出一本郑逸梅的《花果小品》递给我：“这种书你不妨可以多看看。”顺手又翻了翻，不料书中掉下一张相片，我捡起问外公：“这人是谁？”外公回答：“我的老师陆澹安，是我二十年代在南市民立中学读书时的国文老师，也是大名鼎鼎的作家。”我说：“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人呢？”外公晃着头叹息一声：“你们这辈人怎么会晓得，解放后他们一帮‘鸳鸯蝴蝶派’全部受到了批判。”外婆在一旁插嘴道：“陆澹安结婚来今的，大书《啼笑因缘》《秋海棠》都是伊写的，我全部听过的！”外婆是苏州人，满口的吴侬软语，她说的大书是苏州评弹中的长篇弹词，我立刻反驳：“不对！《啼笑因缘》是张恨水写的，《秋海棠》是秦瘦鸥写的。”

外公摸了一下我的头算是对我的认可，接着补充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这些确实是陆澹安根据他们小说改编的弹词，旧社会里他办过杂志，写过侦探小说，当过中学校长，还做过电影编剧和导演，认识好多女明星呢。”我一下提起了兴趣，又问：“那他现在还在吗？”“当然在喽，不过不是经常联系，66年师母去世的时候去过一次溧阳路，以后大家都倒霉了就不走动了，中间只来过一封信说他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消息，现在应该还是住在东洋人造的花园洋房里。解放前他在文庙街的敬业中学教书时离我这里蛮近，没课的时候倒是经常来，翻翻我的藏书，聊聊书画，他还写得一手欧字，好的没法讲，跟你外婆也很聊得来。”外婆接口发话了：“这话讲得酸溜溜的，什么叫很聊得来？阿拉都是苏州人当然聊得来，不像你这个广东人讲话鸡同鸭讲，人家人长得

登样，穿得又山清水绿，讲话也像说书，真是赚得不得了。”外公听了哈哈大笑，收起照片也结束了对话。我带着书离开了外婆家，刚才一番对话让我记住了陆澹安，也终于明白外公为我所取表字“澹厂”的深意了。

我伫立以观，如今相同的一张陆澹安的照片又出现在陆康先生的展览里，陆澹安晚年自号“幸翁”，而陆康正是陆澹安的文孙，幸何如哉！陆康幼承家学，精于书法而擅刻印，各臻其妙，堪称一门雅趣。又以“此生只愿作闲人”为主题，展出其历年所作书法篆刻，是他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艺术展，不光是个人的幸，更是家门之幸！

陆澹安原名衍文，江苏吴县人，号澹斋，后改澹安。早年毕业于江南学院法科，曾参加“南社”、“星社”等文学团体，先后任同济大学、上海商学院、上海医学院国文教授，涉猎领域甚广，包括电影戏剧、弹词说部、小



说翻译、考据评论和金石文字均有染指，著述丰赡，而最终把他贴上了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的标签。陆先生莞尔：“人家说我是‘鸳鸯蝴蝶派’我倒感到骄傲和光荣，因为‘鸳鸯蝴蝶派’小说用四六骈体写的，其它派的文人未必能写得出来。再说‘鸳鸯蝴蝶派’总比‘乌龟王八派’好吧！”

敝篋旧藏澹安手泽多件，今仅

存一联及诗册一页：“蛮触争雄已可怜，漫劳苒苒更相煎。即今高处不胜寒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。劫后神仙不值钱，而今鸡犬尽升天。何如幻梦成蝴蝶，消受庄生一觉眠。”诗借唐人卢照邻句，甘为“鸳鸯”而吐槽胸臆中之愤气：“畴昔治新文学者辄目旧文学家为鸳鸯蝴蝶派，因戏成两绝解嘲。”诗书犹为精绝。

赵宏本赠《猴趣图》

◆ 吴忠



赵宏本《猴趣图》

己的叔叔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创作室画家盛亮贤。正是这层关系，他也见到了创作室主任赵宏本。

志贤清楚地记得，他首次走进赵老师在乌鲁木齐路的家，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。老师先让他画一张画，等到画好一看是猴子！便笑了起来：“你胆子真大，居然在我面前画猴子！”说归说，其实心底里喜欢上了小志贤。

从此，薛志贤每周都去老师家学画。老师在讲授用笔、用墨、构图等技法的同时，经常对他说起为了创作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，走进深山里与猴接触，观摩它们神态，动作的故事；说起自己如何在灯下通宵达旦地进行创作，并把自己的画室取名“抱灯楼”的故事。他叮嘱志贤，画画要靠勤奋，还要多看多画，多动脑子，从大自然里汲取养料，努力画得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些话，对志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

20来年过去了，志贤在艺术上进步飞快，这令老师感到喜悦。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天，志贤在老师家上完课，正想告辞，老师笑吟吟取出一张画来说：“你跟我学画这么多年了，你有这方面的天份，也很勤奋。我没有别的东西奖励你，就送张画吧。”老师免费教学生，还倒贴画，这种无私的精神让志贤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几年后，老师过世了。

2002年后，志贤先后参加了上海中国画院专修班和高级研修班深造。他接受指导老师车鹏飞先生的建议，选择了山水画专业。他说：“我自认为山水，花鸟都还可以，如果以山水画的气势，再配上花鸟的生机，使大自然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融为一体，必能闯出新的气象来。事实上，这正是他追求的艺术方向。

这些年来，尽管薛志贤的创作环境有的改变，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作品越来越受到青睐，但他依旧牢记赵宏本老师教诲，他的无私精神和艺术态度；多看多画，多动脑子，从写生中感悟艺术之真谛。他经常把玩《猴趣图》，就是为了加深这个感悟。

“我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我们的创新力度举世公认。而在文化艺术领域，相对滞后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作为工笔花鸟画家，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，想有所突破，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。”走访萧纯园先生，他一开始就如是说。看得出，这是位勤于思考、勇于创新的画家。应该说，他的这个探索是有意，也是有收获的。

萧先生在画坛耕耘58个春秋了。他先后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。在张充仁、俞云阶、唐云、程十发等名师指导下，接受国画和西方绘画的严格训练，临摹了大量古今名画。毕业后从事中西绘画创作，后专攻中国画，尤其是工笔重彩花鸟画。两种不同艺术体系下产生的不同画种，必然会引起这位“两栖”画家从观念到技法的相互碰撞，擦出火花。于是，如何把两者融合，同时不失传统国画的基本特征，就成了他的最终选择。

我国的工笔花鸟画素来以工细的笔法，严谨的结构，具象的造型著称，因此被誉为艺术百花苑中一朵璀璨的奇葩。但在引为自豪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超越的难度。萧先生说：“我们当代人，必须以海派文化兼容并包、海纳百川的心态，接纳古代和现代、东方和西方，以自己的面貌和自己的表现形式，超越过去，开拓出新的艺术空间。”由此，他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追求：以中国的水墨精神为内

工笔重彩探索路

◆ 华振鹤



萧纯园《喜鸣红枝头》

涵，融汇西方现代画派的表现手段，来丰富作品的艺术语言，努力使自己的工笔重彩花鸟画具有现代气息和时代特色。

在纯园先生看来，所谓中国画的精神内涵，早在六朝时期的宗炳已经作了阐述：“万趣融其神思……畅神而已。”事实上，他的创作，总是建立在观察、写生基础上，通过以形写神、笔工写意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，使所画对象呈现内在生命力，体现出作品气韵生动的精神内涵。

中国画花鸟，“随类赋彩”是重

要的审美标准之一。萧先生按照现代光学、色彩学原理，吸取西方印象派绘画艺术实践，在自己创作中对这一古老的审美标准作了符合现代精神的阐发：先根据表达感情之需，确定基本色调；然后抓住对象不同天气、季节、时间以及不同环境中光的瞬间变化，给予不同的色彩表现。所以，他创作的虽然是工笔重彩花鸟画，却显得色彩丰富变幻又色调统一，让读者自有一种纵深感 and 空间感，从而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工笔重彩花鸟画。

浅说“含口钱” ◆ 严秀芳



“含口钱”，顾名思义，是指含在口中的钱，是古人死后让其含在口中一起下葬的特殊古钱币。

以前虽听说过有“含口钱”，由于其数量极稀少，不易被发现，故至今难见其实物，近日一次偶然机会，在市场寻到一枚“含口钱”才一睹其“庐山真面目”。见图。

此钱系清制、铅质、腐烂缺角，虽钱身铅斑累累，然字迹清晰，直径25毫米，内径6毫米，厚1毫米、面书“太平通宝”，底板呈斜纹、背满，汉文“福”，即“宝福局”铸。

观此钱可以大致窥视出清代的殡葬情形：某人死后，其家属在悲痛

之余，到冥品商店买了香、烛、锡箔、衣纸、鞋帽等等，还买上一枚铅质钱，放在死者口中一起下葬，从而真实地反映出清朝民间的“民俗风情”。

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，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以及长期受封建迷信影响，民间迷信思想盛行，人们确信有两个世界：一个是现实的人间世界，一个是极乐世界，人死后可以到另一个极乐世界去生活，故死后带一些金银财宝，日常生活用品作为陪葬品到另一个世界去重新生活、有的还特意在死者口中放上一枚铅质冥钱称“含口钱”。